



林语堂散文

林语堂

著



林语堂散文

林语堂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语堂散文 / 林语堂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1
(书香门第)

ISBN 978-7-200-07072-9

I. 林… II. 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90463号

全案策划



唐码书业 [北京] 有限公司
TANGMARK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CO., LTD. (BEIJING)

WWW.TANGMARK.COM

责任编辑 马宝玲

封面设计 刘 畅

版式设计 黄资喻

排版制作 王江妹 王喜娟

书香门第

林语堂散文

LIN YUTANG SANWEN

林语堂 著

出版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地址 /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 100011

网址 / www.bph.com.cn

发行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制 / 北京威远印刷厂

版次 /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787×1092 1/16

印张 / 21

字数 / 389千字

书号 / ISBN 978-7-200-07072-9/G·3535

定价 / 49.90元

质量监督电话 / 010-58572393

前言

我国散文创作的革故鼎新出现在20世纪的“五四”时期，散文形态实现了从古代向现代的剧变，散文也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关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盛况，鲁迅是这样描述的：“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取法于英国随笔，所以也带有一点幽默和雍容……”而林语堂散文，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自成一派。

林语堂学贯中西，著作卷帙浩繁。虽则在不同的时期，其创作风格不无差异，但皆可从他自题的《联语五则》中去把握，即：“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

林语堂散文所涉领域极广，可谓宇宙诸事无所不谈。他熟悉中西文化，常常于文中海阔天空地谈开去，所摘取的事例亦中亦西、或大或小，都饶有趣味，文化含量很高。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见《小品文之遗绪》）。从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诩为道家精神，林语堂始终保持这种谈话风的艺术范式，并以闲适幽默为格调、性灵超远为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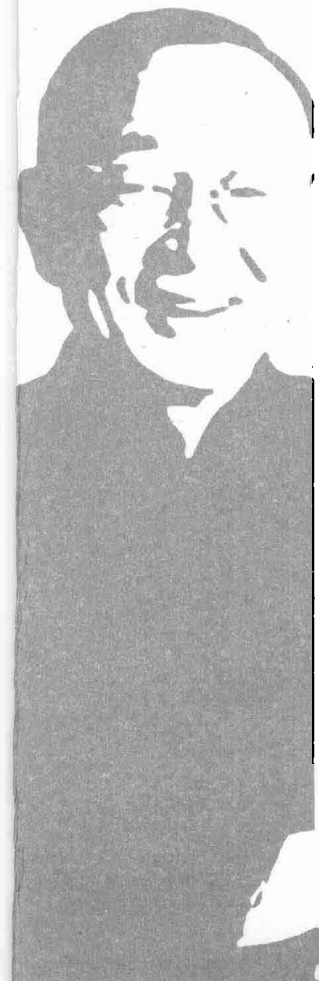
他的文章虽也讲要直面人生，不过并不缀以惨淡的笔墨；也讲改造国民性，但并不攻击任何对象，他以观者的姿态把世间纷繁视为一出戏，书写其滑稽可笑处，进而追求一种心灵的启悟，潇洒自在，并以达到冲淡的心境为最上乘。这显然有别于左翼作家所主张之战斗的文风，而是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自由主义精神写“热心冷眼看人间”的智慧文章。他最终也没能听取鲁迅关于不要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的规劝（参看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坚持用散文的笔调本色为文，从而广达自喜、独抒性灵。

纵观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品，林语堂这种融汇了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虽缺乏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却也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维度，另辟蹊径，对当时、尤其是当下的读者意义重大。

正如林语堂对艺术的感言：“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会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林语堂的经典散文正是艺术的盛宴，给生活中怅然若失者以人生的况味，给奢侈得意者以更为上乘的情致，给麻木矫饰者以纯然的气度和真挚的滋味……编者汇集了林语堂在各个时期和不同领域中所写的经典散文篇目，意在使那些旋转于快节奏生活中的现代人能够在这位幽默大师的引领下，于焦灼繁忙中舒展心情，体验幽默与从容，获得最好的精神享受。



PREFACE



目录

雅人雅事

我的戒烟	一
坐在椅中	二
做文与做人	五
秋天的况味	七
我的图书室	一三
有不为	一四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一七
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一九
茶和交友	二一
家园之春	二四
纪元旦	二八
庆祝旧历元旦	三一
论树与石	三三
买鸟	三五
阿方	四一
看电影流泪	四五
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	四七
乔迁	五〇
乐享余年	五七
	五九

读城记

动人的北平	六五
春日游杭记	六六
记纽约钓鱼	六九
谈海外钓鱼之乐	七二
论游览	七四
说避暑之益	七七
说乡情	八二
	八四



CONTENTS

大话中国人

中国人之聪明
脸与法治
染指民族
中国的国民性
思满大人
萨天师语录
中国的悠闲理论
悠闲生活的崇尚
论肚子
中国式的家庭理想
叩头的软体操价值
杂说
论笑之可恶
人生之研究
一个准科学公式
论政治病

八五

八六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四
九七
一一一
一一三
一一六
一二一
一二六
一二八
一三〇
一三二
一三四
一三九

也说先哲

论孔子的幽默
孟子说才志气欲
谁最会享受人生
《关雎》正义
半部《韩非》治天下

一四一

一四二
一四五
一四七
一六二
一六四

目录

茶人智语

论恶性读书
读书的艺术
论读书
读书与看书
论趣
写作的艺术
烟屑
吸烟与教育
哈佛味
从丘吉尔的英文说起
母猪渡河
失败了以后
你且能哭即哭吧！
艺术家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八
一七三
一七八
一七九
一八一
一八七
一八八
一八九
一九〇
一九二
一九三
一九五
一九七

旧时旧事

祝土匪
清算月亮
无花蔷薇
孤崖一枝花
鲁迅之死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九九

二〇〇
二〇二
二〇四
二〇五
二〇六
二〇八



CONTENTS

思想花火

论伟大	二一〇
说潇洒	二一二
论梦想	二一四
论幽默感	二一七
谈涵养	二二一
谈直觉	二二二
论灵心	二二四
说本色之美	二三〇
论谈话	二三二
论买东西	二三七
论色即是空	二三九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二四一
独身主义	
——文明的畸形产物	二四五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二四九
性的吸引	二五四
女论语	二五八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二六一
心灵欢乐吗?	二六五
诗样的人生	二六八

二〇九

人生的乐趣	二六九
尘世是惟一的天堂	二七三
论人类的尊严	二七五
妓女与妾	二七六
人生快乐的问题	二八〇
论老年的来临	二八三
据谈智识的鉴别力	二八九
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	二九二
人类是惟一在工作的动物	二九五
猴子的故事	二九八
论强壮的肌肉	三〇〇
论不免一死	三〇三
论任性与不可捉摸	三〇六
个人主义	三〇九
回向常识	三一三
近情	三一六
近乎戏弄的好奇:	
人类文明的勃兴	三一九



雅

人雅事

人雅事



我的戒烟

凡吸烟的人，大部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到那时期，也许会听青年会俭德会三姑六婆的妖言，把他戒绝，因为一人到这时候，总是神经薄弱，身不由主，难代负责。但是意志一日存在，是非一日明白时，决不会再受诱惑。因为经过此次的教训，我已十分明白，无端戒烟断绝我们魂灵的清福，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有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据英国生物化学名家夏尔登（Haldane）教授说，吸烟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影响于人类生活的四大发明之一。其余三大发明之中，记得有一件是接猴腺青春不老之新术。此是题外不提。

在那三星期中，我如何的昏迷，如何的懦弱，明知于自己的心身有益的一根小小香烟，就没有胆量取来享用，说来真是一段丑史。此时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倒莫明何以那次昏迷一发发到三星期。若把此三星期中之心理历程细细叙述起来，真是罄竹难书。自然，第一样，这戒烟的念头，根本就有点糊涂。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烟呢？这问题我现在也答不出。但是我们人类的行为，总

是没有理由的，有时故意要做不该做的事，有时处境太闲，无事可做，故意降大任于己身，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乱一下，预备做大丈夫罢？除去这个理由，我想不出当日何以想出这种下流的念头。这实有点像陶侃之运甓，或是像现代人的健身运动——文人学者无柴可剖，无水可吸，无车可拉，两手在空中无目的的一上一下，为运动而运动，于社会工业之生产，是毫无贡献的。戒烟戒烟，大概就是贤人君子的健灵运动罢。

自然，头三天喉咙口里，以至气管上部，似有一种怪难堪似痒非痒的感觉。这倒易办。我吃薄荷糖，喝铁观音，含法国顶上的补喉糖片。三天之内，便完全把那种怪痒克服消灭了。这是戒烟历程上之第一期，是纯粹关于生理上的奋斗，一点也不足为奇。凡以为戒烟之功夫只在这点的人，忘

旧上海的香烟广告画





记吸烟乃魂灵上的事业；此一道理不懂，根本就不配谈吸烟。过了三天，我才进了魂灵战斗之第二期。到此时，我始恍然明白，世上吸烟的人，本有两种，一种只是南郭先生之徒，以吸烟跟人凑热闹而已。这些人之戒烟，是没有第二期的。他们戒烟，毫不费力。据说，他们想不吸就不吸，名之为“坚强的志愿”。其实这种人何尝吸烟？一人如能戒一癖好，如卖掉一件旧服，则其本非癖好可知。这种人吸烟，确是一种肢体上的工作，如刷牙、洗脸一类，可以刷，可以不刷，内心上没有需要，魂灵上没有意义的。这种人除了洗脸、吃饭、回家抱孩儿以外，心灵上是不会有所要求的，晚上同俭德会女会员的太太们看看《伊索寓言》也就安眠就寝了。辛稼轩之词、王摩诘之诗、贝多芬之乐、王实甫之曲是与他们无关的。庐山瀑布还不是从上而下的流水而已？试问读稼轩之词、摩诘之诗而不吸烟，可乎？不可乎？

但是在真正懂得吸烟的人，戒烟却有一个问题，全非俭德会男女会员所能料到的。于我们这一派真正吸烟之徒，戒烟不到三日，其无意义，与待己之刻薄，就会浮现目前。理智与常识就要问：为什么理由，政治上、社交上、道德上、生理上或者心理上，一人不可吸烟，而故意要以自己的聪明埋没，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使我们不能达到那心旷神怡的境地？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在这兴会之时，我们觉得伸手拿一支烟乃惟一合理的行为；反是，把一块牛皮糖塞入口里，反为俗不可耐之勾当。我姑举一两件事为证。

我的朋友B君由北平来沪。我们不见面，已有三年了。在北平时，我们是晨昏时常过从的，夜间尤其是吸烟瞎谈文学、哲学、现代美术以及如何改造人间宇宙的种种问题。现在他来了，我们正在家里炉旁叙旧。所谈的无非是旧友的近况及世态的炎凉。每到妙处，我总是心里想伸一只手去取一支香烟，但是表面上却只有立起而又坐下，或者换换坐势。B君却自自然然的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似有不胜其乐之情境。我已告诉他，我戒烟了，所以也不好意思当场破戒。话虽如此，心坎里只觉得不快，嗒然若有所失。我的神志是非常清楚的。每回B君高谈阔论之下，我都能答一个“是”字，而实际上却恨不能同他一样的兴奋倾心而谈。这样畸形的谈了一两小时，我始终不肯破戒，我的朋友就告别了。论“坚强的志愿”与“毅力”我是凯旋胜利者，但是心坎里却只觉得快怏不乐。过了几天，B君途中来信，说我近来不同了，没有以前的兴奋、爽快，谈吐也大不如前了，他说或者是上海的空气太恶浊所致。到现在，我还是怨悔那夜不曾吸烟。

又有一夜，我们在开会，这会按例每星期一次。到时聚餐之后，有人读论文，作为讨论，通常总是一种吸烟大会。这回轮着C君读论文。题目叫做《宗教与革命》，文

中不少诙谐语。记得C君说冯玉祥是进了北派美以美会，蒋介石却进了南派美以美会。有人便说如此则吴佩孚不久定进西派美以美会。在这种扯谈之时，室内的烟气一层一层的浓厚起来，正是暗香浮动奇思涌发之时。诗人H君坐在中间，斜躺椅上，正在学放烟圈，一圈一圈的往上放出，大概诗意也跟着一层一层上升，其态度之自若，若有不足为外人道者。只有我一人不吸烟，觉得如独居化外，被放三危。这时戒烟越看越无意义了。我恍然觉悟，我太昏迷了。我追想搜索当初何以立志戒烟的理由，总搜寻不出一条理由来。

此后，我的良心便时起不安。因为我想，思想之贵在乎兴会之神感，但不吸烟之魂灵将何以兴感起来？有一下午，我去访一位洋女士。女士坐在桌旁，一手吸烟，一手靠在膝上，身微向外，颇有神致。我觉得醒悟之时到了。她拿烟盒请我。我慢慢的，镇静的，从烟盒中取出一支来，知道从此一举，我又得道了。

我回来，即刻叫茶房去买一盒白锡包。在我书桌的右端有一焦迹，是我放烟的地方。因为吸烟很少停止，所以我在旁刻一铭曰“惜阴池”。我本来打算大约要七八年，才能将这二英寸厚的桌面烧透。而在立志戒烟之时，惋惜这“惜阴池”深只有半生丁米突而已。所以这回重复安放香烟时，心上非常快活。因为虽然尚有远大的前途，却可以日日进行不懈。后来因搬屋，书房小，书桌只好卖出，“惜阴池”遂不见。此为余生平第一恨事。

坐在椅中

我向来以喜欢躺在椅中出名，所以我将要写一段坐椅法的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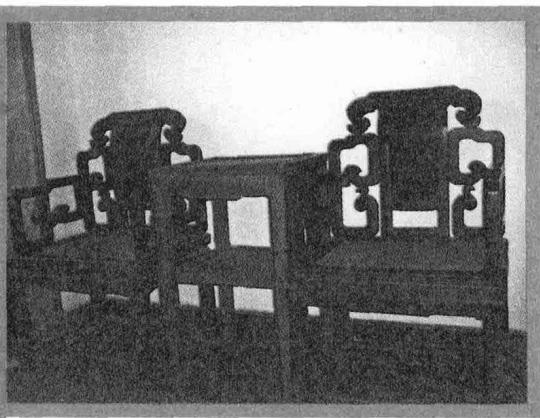
其实躺在椅中这件事也是一种哲学。古人和今人的坐法之不同，其起因即在于对恭敬的注重与否。古人的坐，以态度恭敬为主，今人则以舒适为主。两者之间有一种哲理上的冲突。因为依照古人的见解（五十年前尚是如此），舒适即罪恶，耽于舒适即趋于失敬。这一点赫胥黎在他讨论“舒适”那篇文章里已讲得很明白。赫氏所说西方的封建社会阻止了躺椅的产生直到近时这句话，和中国的情形正完全相同。今日凡自认为在朋友之列的，坐在他的房中时，尽可把两足高高的搁在他书桌上，而不必有所顾忌。这是熟不拘礼，而并不是失敬。不过这种行为，如在老辈面前，则当然是要被斥为不当的。

道德和建筑与室内陈设之间，有一种我们寻常所意料不到的密切关系。赫胥黎指出西方女人因为怕看见自己的肉体，所以不常洗澡，因而使现代式的白瓷洗盆的发明延迟了数百年之久。当我们认识儒教的公私行为都以恭敬为主时，我们就能了然旧式的中国木器为什么制成那种样子。我们在红木椅子上，只有挺起背脊笔直的坐着，就因为这是社会所公认惟一合式的坐法。中国皇帝的宝座，坐时并不舒服。如叫我去坐，就是五分钟也是不愿意的。英王的宝座也是如此。克利奥派得拉出外之时，总是斜躺在睡椅上，令人抬着行走。她敢如此，就因为她没有受过孔子的教训。这种样子如被孔子看见，那当然也要像他对付原壤夷俟一般“以杖叩其胫”了。在儒家的社会中，不论男女都应该恭身正容，至少在正式场合中应该如此。在这种时节，如有人将腿脚略为翘起，便立刻会被人视做村野失礼。事实上，最恭敬的姿势例如在谒见长官时，坐的时节应斜签着身子，将臀部搁在椅子的边缘上，才算恭敬知礼。儒家古训和中国建筑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姑不讨论下去。

我们应该感谢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浪漫派运动，它打破了古礼的传统思想，方使舒服这件事不在被人认为罪恶。另一方面，除了浪漫运动之外，有因对于人类心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对于人生也产生了一种较为真切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改变，使人们对戏剧不再视为淫褻，对莎士比亚不视同化外，也使女人的浴衣、清洁的澡盆、舒服的躺椅和睡椅，得以出现。并也使生活和文章有了一种较为真切、较为亲热的体裁。在这种意义上，我的喜欢躺在椅中的习惯，和我的拟想将一种亲热自由潇洒的文体导入中国杂志界中的企图之间，确有一种联系存在着。

如若我们承认舒服并不是一种罪恶，则我们也须承认我们在朋友家的客室中以越舒





中国的太师椅，上好的是红木或紫檀质地，但坐上去并不舒服，必须笔直地挺起背脊。

服的姿势坐在躺椅中，越是在对于这个朋友表示最大的恭敬。简括的说，客人能自己找寻舒服，实是在招待上协助主人，使他减少顾虑。试看多少做主人者每为能否使客人舒服自在而担忧啊！所以我坐时，每每将一只脚高搁在茶桌或就近的家具上面，以协助主人者。因而使其余的客人也可以趁此机会抛弃他们的假装出来的尊严态度。关于坐卧器具的舒服比较，我已发明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可以用简单的字句表达如下：椅子越低，坐时越加舒服。有许多人坐在朋友家的某椅中觉得异常舒服，即因为这个理由。当我尚

未发明这个公式以前，我每以为室内装潢家对于一张椅子如何可以使坐者得到最高的舒服，其高度阔度和斜度之间大概必有一种数学的公式。但自从我的公式发明之后，我即知道这事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如将中国红木椅子的脚锯去数寸，坐时即立刻感到舒服。如再锯去一些，则必更为舒服。这种情形的合理结论当然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平躺在床上，这岂不简单吗？

从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即能演绎出一个附则，即我们倘因坐在一只太高而又不便将脚锯去的椅子上而觉得不大舒服时，我们只须在椅子的前面找一个搁脚的地方以减少我们的腰部平线和着脚处的距离，这也即等于减低椅子的高度。我所最常利用的一个极普通的方法就是：将写字台的屉斗拉一只出来搁脚。但这条附则应该怎样聪明的实施，则须视各人的常识了。别人说我一天之中倒有十六个小时躺着的时间是躺在椅中的。为了化解这个误会起见，我当说明我也能在写字台或打字机前很耐心的坐上三个小时，我所要使人明白的是：松弛我们的肌肉，不一定是一件罪恶。但我并没有说我们可以一天到晚松弛我们的肌肉，或如此办法是最合卫生的姿势。我的愿意并不如此，人类的生活终究须有工作和游息循环为用，即紧张和松弛相替为用。男人的脑力和工作能力也如女人的身体一般，每月有一种循环式的变化。威廉·詹姆斯说，脚踏车的链子如若绷的太紧，即有碍于转动的顺利。人类的心力也正相同。无论什么事情终究是习惯问题，人体内具有一种调节的无穷能力。日本人惯于盘腿坐在地上，我颇疑心如叫他们改坐在椅上，他们即易于犯脚抽筋的毛病。我们只有籍着将工作时间中完全挺直的姿势和工作完毕后躺在睡椅中的舒服姿势循环变换，方能成就生活的最高智慧。

至于妇女方面，你坐着的时候如若眼前没有搁脚的地方，则可将两腿蜷缩在睡椅上。你应知道这是一个最惹人爱的姿势。

做文与做人

（一）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

向来在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辜鸿铭潦倒以终世，我们看见他死了，所以大家说他是好人，而与以相当的同情，但是辜鸿铭倘尚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我们此刻开口苏东坡，闭口白居易，但是苏东坡生时是要贬流黄州，大家好像好意迫他穷，成就他一个文人，死后尚且一时诗文在禁。白居易生时，妻子就看不大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邓鲂、唐衢几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所以文人实在没有什么做头。我劝诸位，能做军阀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轻，利息厚；再其次，入商，卖煤也好，贩酒也好。若真没事可做，才来做文章。

（二）文人与穷

我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第一，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名士派、号啕派、怨天派。第二，为什么别人可以生活舒适，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适？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忧，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第三，文人穷了，于他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很有诗意，在生前断炊是没有什么诗意。这犹如我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在故事中讲来非常缠绵凄侧，身历其境，却不甚妙。我主张文人也应跟常人一样，故不主张文人应特别穷之说。这文人与常人两样的基本观念是错误的，其流祸甚广，这是应当纠正的。

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形极相。为什么这样呢？这可分出好与不好两面来说。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评是非。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文人每每是非辨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

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则远引高蹈，扬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这是聪明所致。二则，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



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文人自招的。然而这都还是文人之好处。尚有不大好处，就是文人似女人。第二，文人薄命与红颜薄命相同，我已说过。第三，文人好相轻，与女人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或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摘。你想他为什么出来指摘，就是要献媚，说你皮肤不嫩，我姓张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丽。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见了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第三，妓女可以叫条子，文人亦可以叫条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块钱，你便可以以大挥如椽之笔为之效劳。三国时候，陈孔璋投袁绍，做起文章骂曹操为豺狼，后来投到曹家，做起檄来，骂袁绍为蛇虺。文人地位到此已经丧尽，比妓女不相上下，自然叫人看不起。

（三）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

我主张文人亦应规规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种种恶习，若寒，若懒，若借钱不还，我都不赞成。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的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夸。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痴”诸字太风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这里大略可分为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大概因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与做人两事分开，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裁，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是既然能文，便可不顾细行。做了两首诗，便自命为诗人；写了两篇文，便自诩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个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于是人家剃头，他便留长发；人家扣纽扣，他便开胸膛；人家应该勤谨，他应该疏懒；人家应该守礼，他应该傲慢，这样才成一个名士。自号名士，自号狂生，自号才子，都是这一类人。这样不真在思想上用工夫，在写作上求进步，专学上文人的恶习气，文字再怎样好，也无甚足取。况且在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



是多少可以原谅的，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这种恶习，只令人作呕。要知道诗人常狂醉，但是狂醉不是诗人；才子常风流，但是风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发泛扁舟，但是散发者未必便是李白。

中外名士每每有此种习气，像王尔德一派便是以大红背心炫人的，劳伦斯也主张男人穿红裤子。红背心、红裤子原来都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表示，但是我想这都可以不必。文人所以常被人轻视，就是这样装疯，或衣履不整，或约会不照时刻，或办事不认真。但健全的才子，不必靠这些阴阳怪气作点缀。好像头一剃，诗就会好，胡须生虱子，就自号为王安石；夜夜御女人，就自命为纪晓岚。为什么你本来是一个好好有礼的人，一旦写两篇文章，出一本文集，就可以对人无礼？为什么你是规规矩矩的子弟，一旦做文人，就可以诽谤长上，这是什么道理？这种地方，小有才的人尤应谨慎，说来说去，都是空架子，一揭穿不值半文钱。其缘由不是他才比人高，实是神经不健全，未受教训，易发脾气。一般也是因为小有才的人，写了两篇诗文，自以为不朽杰作，吟哦自得，“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彼辈若能对自己幽默一下，便不会发这神经病。

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做压迫。牛毛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的诗人自身。你想这样到处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美，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种人跳下黄浦，也于社会无损。这种人跳下黄浦叫做不幸，拉他起来，叫做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毛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做人的道理。

所以新青年常患此种毛病，一因在新旧交流青黄不接之时，青年侮视家长、侮视师傅以为常，没有家教，又没有师教，于是独往独来，天地之间，惟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不懂。我可举一极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楼下，这位老作家不但让他住，还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用，后来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钱，认为不平等，他说你每月进款有三百元，为什么只给我二十元，于是他咒骂老作家压迫他，甚至做文章骂他，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见他，这位名流从二时半等到五时，不见他来，五时半接到一封大骂他的信，讥他失约。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这都是我朋友亲历的事，我个人也常有相同的经验，有的因为投稿不登出来，所以